

五虎利

「墾照」才設又要立「磨照」！澎湖立起「魚規」台灣人的收入都成了為官者的囊中物，官衙是大租戶，開立墾照給小租戶經營，名雖小，地卻大，利息更大，小租戶類於地方組頭，小租戶到藍家大院繳錢買照，或是到衙門買照，每一張「墾照」動輒百萬銀兩，再由小租戶向佃農收取穀物、蔗糖，每一甲地用（公平斗）收八石八斗米，蔗糖論斤秤。

小租戶將能新墾殖出來的土地圈入自己的魚鱗冊，不管你從何處來，小租戶所在地方圓數里都要來繳地租，若佃農不願繳租，胥吏動輒全員出動，踩踏農地或是拉走耕牛，綁走婦女或是年輕女孩抵押，樣樣都來。

台灣到處都有兵，不勞小租戶的頭家叫一聲，一名皂吏數十幫丁，見風生事馬行動！直逼的落單的小戶農人在「鐵租」上畫押才饒過，從大陸來調來的營卒，因敲詐百姓而發財之後，再向駐地的開拓農民放債，窮民不得已借之，每百錢日繳五文，停繳一日，即把前繳利息全部抹消，稱為——「五虎利。」

台灣的土地是台灣原民的，現在連平埔族都需要繳納「熟番番餉」大山里的原民被稱生番，也要繳「生番丁餉。」都由族裡的教冊仔、公廨造冊追比，一人徵米一石，壯番一名徵米一石七斗，少壯番一名徵米一石三斗，壯番婦一名徵米一石。若不給米粟也行，折現繳納也行，一石米折價銀錢三錢六分，反正台灣人都要繳錢就是了！

至於高山上的原民被漢人稱為「生番」比照紅毛人將部落稱為「賸社」以賸社代徵其稅，強迫高山原民徵納鹿皮。

高山原民根本不理會，於是清國官衙又和漢人的土豪聯手，在內山的入口處和「土牛溝」附近比照東寧王國設屯、隘，收取「屯稅」和「隘稅」以「防止番害」為藉口，派兵把守，重施於原民更殘酷的暴力壓制。

胡大人終於知道台灣真是個寶島了！

他奉命來這裡設立府學和縣學，由楊知府籌畫銀錢，台灣商郊、行郊的大商人們，每一個人都奉獻數十萬兩不等，新設立的「磨餉執照」由所司查驗府治房店，將東寧王國時期徵「滴水簷稅」遭破壞之瓦厝、草厝悉為開除不必繳稅了！贏來人民一片稱讚美譽。

可真實情況卻是，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，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，小者每間折半必算，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。額餉勻攤，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，每戶給以餉單，如倒壞不存者，也要取單繳驗，許註銷。

別查新屋頂補磨有三十首，總共額徵銀一百六十八兩！這只是台灣府治大井頭地方，也就是孔廟附近一帶的街市調查，其他還有各縣、廳都有「市」開港的大地方還有各種商郊、行郊，台灣真是寶島啊！

至於澎湖的「魚規」，胡大人一紙公文，蓋上台灣兵備道大印，藍家大院的藍鼎生馬上失去設在澎湖的「施侯大租戶」一所，但是澎湖的藍家大院餘威猶存，那座大院落還是在媽宮，

成了與海外的貿易所，駐在澎湖的總管，也成了媽宮的管事，地位更顯榮了。

大清國占領台灣之後，就下令台灣的男人一率薙髮，到了雍正八年，街市上都有剃頭擔子，每天都在為民服務，剃一顆頭收費一個銅錢子。

這些人大多是來自大陸福州的漢人，他們來晚了，人手也少，就算能找到墾殖的土地也都是巨木盤據，毒蛇頗多，雍正時期法令嚴苛，從大陸來台灣的單身漢比較少，卻也只能在台灣各地已經形成的街市上討生活。

於是台灣諺語說：「唐山過台灣，身揣三把刀，剪刀、菜刀、剃頭刀。」經營剃頭擔子比較輕鬆自由，菜刀、剪刀都要找大戶人家依靠，或是開店鋪，需要人面和本錢。

鳳山縣埤頭附近都是漢人，連打狗附近都是，平埔族人已經消失，都姓了漢人的姓氏成了漢人的子孫了，他們的處境也越來越艱難了，漢人要繳稅，原民也要繳稅，他們都有漢人和原民血統，於是要兩邊都繳稅，才能歲歲平安。

「阿爸！那個剃頭擔子真好笑，幹嘛豎一根竹竿那麼長啊？」小男孩問父親，阿弟仔仔第一次和阿爸到街上，要去繳納借貸利息。

阿弟仔看見剃頭擔子，初滾的水桶冒著水蒸氣，並沒有人剃頭，那人正坐在竹凳上張望。

「你不剃頭，他就把你的頭割下來，掛在竹竿上面。」阿弟仔的父親陳勉面無表情的敘述，把阿弟仔給嚇死了。

「光頭要不要剃？」阿弟仔看著父親頂上無毛，很好奇的問父親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我以後也要光頭。」阿弟仔下定決心，以後長大了也要光頭，剃頭太危險了。

父子倆走到兵營側門，由標兵帶入兵營內，一溜矮房子都是磚造，比起阿弟仔家還要結實，阿弟仔的家是土角厝，每當南風吹起時，土牆壁和地面都會濕漉漉的滴泥水。

「大人，實在沒有銅錢繳利息，是否通融一次？」陳勉低聲下氣的問。

「通融你！那別人怎麼辦？若人人都來要通融，這事業就辦了！」高坐在上的埤頭佐領無所謂的說。

「我已經被抹過兩次利息了，這次再抹去，我們家就……。」

「那是你家的事，一日不繳，前面繳的利息就一筆勾消，當初也是你答應的，怎能不算？」

「大人，行行好，饒過這次，等秋收，連本帶利一起奉還……。」陳勉幾乎要哀求了！



「連本帶利？你連日錢都繳不出來，恐怕到時候稻穀全繳了，都不夠這利息錢，還要厝餉、丁餉、雜餉，我這本錢就更指望不上了！」佐領還是不為所動。

「我家就我一個人種地，三分田收不了幾石米，這日利錢太費……」

「誰教你只生女兒不生兒子，當然就是你……」

「我就是兒子啊！」阿弟仔不服氣，大人怎麼都忽略了他？

「哈哈！後生可畏啊！這樣吧，把你的女兒賣一個給我，抵十天利息，你看如何？」

高高在上的總把，終於露出真面目了，他覬覦著陳勉家的女兒。陳勉有五個女兒，最大的都已經十六歲了，陳勉晚婚亦是老來才得一子，陳阿弟仔太小了，還不足七歲，陳勉很為難，若將長女賣給總把，才能抵十天利息，還不如賣到鳳山的紅樓，可以賣三兩銀子，可是鳳山紅樓的大茶壺烏龜公看上的是他的次女。

「今天就這樣吧！你送一個女兒來，抵十天利息，十天內不算你的，你回去想想。」總把給了陳勉天大的恩惠一樣，揮揮手叫他回去。

天黑了！陳勉回到家都要吃夜飯了，桌上只有一碟鹽巴和幾片醃蘿蔔，一碗田螺湯浮著幾片九層塔，他和妻子當著兒女面前商議著賣女兒。

「這田螺是阿香去撿來的，她的褲子破了，下到水溝去撿正好，我把螺尖都剪了，最好吸食了。」陳勉的妻子並不老，可是多生多養顯得羸弱不堪。

「佐領要一個女兒抵十天利，你看送誰去？」陳勉吃著番薯簽，薯籤簽是灰黃色曬乾狀的

細條，混著米煮飯卻多於米粒，這種食物吃飽脹了也沒力氣，自己種地卻吃不起白米飯，真是諷刺。

「僥倖喔！一個女兒抵十天，十天後呢？我五個女兒都不夠抵一年，利滾利，這些兵這樣貪心？」

「若不貪心怎會當兵？你看誰去？」陳勉頭都不抬，只問妻子。

「不去，誰都不去，去一個死一家，都不去。」

「十天後若不送一個女兒去，利上滾利，咱借百錢，已經日利五文了，這次咱們又借了三貫制錢，日利就十五制錢，利息已經給了好幾個月，家裡已經沒有銅錢了，再過十天，十五錢折回借銀，等於借了他三百一十五錢，日利又是十五錢七釐五，真要妻離子散嗎？」

「你說的我都不懂！反正一個都不去，真僥倖，就不怕報應？」

陳妻生氣了！可是陳勉依然不為所動，吃了三碗番薯飯，那入口的霉味足令人倒胃，他的胃酸泛了出來，嘴巴都快淡出鳥來了，一陣火燒心，這日子都快不活了。

同樣的問題也困擾全家，長女陳綿不敢說話，肩下的妹妹們只有二妹陳苦還能略懂，三妹妹陳香以下都還是小孩，根本人世不知。她只能專心照顧阿弟仔吃飯，阿弟仔年幼不曉事，直說他今天到街面上看見的稀奇事。

「阿姊，那個葫蘆糖紅紅的，插滿了竹竿，好像很好吃，你都不知道，那個兵營沒有水耶……」小兒天真的形容那磚房子乾燥，不似家裡的土角厝，到處黏膩。

沒有人敢張口說話，都知道要被賣了！小女孩害怕極了。

陳苦十四歲了，去年紅樓來了人要買她，被母親拿掃帚打了出去，今年兵營裡的人又要女孩了，阿爸借錢買牛犢，牛還小，三分地都靠阿爸用肩拉犁，自己成了耕牛才將土翻了，插秧前還要買水，原有河流經過，也不知是何時，河水的上游造了埤塘，田裡的灌溉水原本還不用錢，更不知何時來了人自稱「埤頭」下游需要灌溉的田主一甲地都要花一吊錢買一年水，否則不給水。雖然家裡只有三分田，每年買水的錢也不能省，這裡就成了人們口中的埤頭了。

「我去！」

石破天驚啊！最小的女兒陳罔才十歲，她聽阿弟仔說了高興，她喜歡有乾燥的房子住。

「去了就回不來了喔！」陳苦嚇妹妹。

「十天啊，去十天沒要緊，我去。」陳罔天真的以為只去十天就回。

陳勉夫婦苦笑，若只是這樣簡單，一家人也不至於坐困愁城。

深夜，陳勉一家人一字拉開排排睡在一張通鋪上，陳勉夫婦兩人靠牆並肩睡，隔著阿弟仔向右依序排列五個女兒，陳綿和陳苦兩姊妹睡另一頭靠牆壁之處。

兩姊妹都爭著眼睛互相對看，陳綿望向陳苦的雙眼，那雙眼睛真美，會說話一樣，她漸漸的噙著淚水不敢滴下來，彷彿害怕淚水滴落床板就要驚動人了。

姊妹倆無聲的眼神交流，陳綿心疼妹妹陳苦，靜默中陳苦點點頭，終於決定由她來償還父親的債，且心甘情願的被賣，不論被賣到何方，她都希望姊妹能記住她。

陳苦伸手將姊姊的手握住，緩緩的放在自己的胸口，那初萌芽微微隆起的的胸脯。

隔著薄衫，陳綿感到妹妹那隱隱的心跳這樣快速猛烈，好像要跳出薄衫，陳苦姣好的容顏也不知像誰？不像她，有著父親的五官，母親的臉貌。陳苦的臉小小，五官立體，雙眼深邃睫毛如扇，櫻桃小嘴嫣紅濕潤，尤其那管挺直的鼻樑，鼻頭微翹，全身雪膚如脂，還沒長大就難掩絕色。

鳳山紅樓的龜公來了！帶走陳苦，彷彿牽畜生一樣，帶走了十四歲的陳苦。

陳勉的妻子躲在門後哭倒在地，哀號一樣的嚷著：「恁莫打我的女兒啊！」

陳勉看著桌上的銀兩，賣一個女兒得十兩銀子，這樣好的事，比種地收穫快多了。可是，家裡五個女兒就次女陳苦最美貌，她出生的時候就特別，有一頭紅頭髮，是漸漸養大了以後，髮色才變黑，可是她長的貌美無比，也不知道像誰？

陳勉將銀子送去還債，那總把還要收他火耗，說銀兩剪開有損耗，將來熔成銀錠也會損失重量，先抵算才行，這些陳勉都不懂，他只想快快還債，明年不用借貸了，且一兩文銀能買三分地，剛買的牛隻也會長大，他還能種地，至少讓家人吃得起白米飯。

陳勉向佐領借了三貫錢買牛犢，三貫錢是三百枚雍正制錢，日利五文，等於每天生出五枚制錢利息，現在卻要還回一兩銀子，一兩銀子值一百貫雍正制錢。

這些算數他都不會，都由著總把說了算，他只想取回那張他按了手印的文書，那是一紙催命符，不能流落在外。